

中國歷史研究法

錢穆

錢

穆著

中國歷史研究法

新民書局總經銷

一九七〇年七月初版

中國歷史研究法

定價 港幣四元

著者：錢

穆

總經銷：新民書局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文英街文景樓三一號

印刷者：榮泰印書館

香港北角英皇道九二四號九樓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序

近人治學，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。但做學問，應知先應有一番意義。意義不同，則所應採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，亦將隨而不同。卽如歷史，材料無窮，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，專一注重在方法上，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，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，而亦更無意義可言。黃茅白草，一望皆是，雖是材料不同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。

此書乃彙集八次講演而成。在民國五十年，香港某一學術機構，邀我去作講演。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，乃由此一機構所決定。我則在此講題下，先決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，然後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。故我此書，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。研究歷史，所最應注意者，乃為在此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。歷史乃其外表，文化則是其內容。

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個分題。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，最後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。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，而一部通史，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之內容。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，每一分題，各有其主要內容，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幹。

每一分題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系之下，各自地位不同，分量不同，其所應着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。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。自將可見我此所講，語語有本源來處，亦語語有歸宿去處。

此一講演集，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辭，再由我整理潤飾。曾在香港出版。惟初版後未再付印。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，內容一如初版，只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。因初版並未有序，此版特為增入，以稔讀者。

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

中國歷史研究法

目次

- 第一講 如何研究通史……………(一)
- 第二講 如何研究政治史……………(一五)
- 第三講 如何研究社會史……………(三一)
- 第四講 如何研究經濟史……………(四七)
- 第五講 如何研究學術史……………(六二)
- 第六講 如何研究歷史人物……………(七七)
- 第七講 如何研究歷史地理……………(九四)
- 第八講 如何研究文化史……………(一〇八)

中國歷史研究法

第一講 如何研究通史

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。這是第一講，講題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」。但講這一題目，容易流於空泛膚淺。請諸位原諒。

讓我首先問爲何要研究中國史？簡單回答：「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」。這是一項極普通的道理，我們應當承認。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，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。同樣，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本國的歷史，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。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，我們知道了中國史，才算知道了中國人；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，特異性與優良性。我們也可說，知道了中國史，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。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，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，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，如他的姓名、籍貫

、學歷、性情、才幹等，我們才算是知道、認識了此朋友。我們是中國人，只有在中國史裏來認識自己。不僅將認識它的已往，並將認識它的將來。若非研究歷史，即無從得此認識。

中國人之本質與精神，我們試畫了中國史，才真試畫了中國人；試畫了中國人之真實對與下論畫

二

歷史有其特殊性、變異性、與傳統性。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。沒有特殊性，就不成爲歷史。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，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，只是混同一色，那就只需要、亦只可能，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，更不須，也不能，再有中國史美國史之分。

其次，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。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。沒有變，不成爲歷史。我們讀小說，常見說：「有事話長，無事話短。」所謂有事即是有變。無變就不見事。年年月月，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，沒有甚麼變動，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。歷史之必具變異性，正如其必具特殊性。我們再把此二者，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，就成爲歷史之傳統性。我們研究歷史，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。

現在試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。據我個人意見，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，可以把歷史上每一時期劃斷。如希臘史和羅馬史，兩者間就顯可劃分。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，這又是一個全

新的時期，與以前不同。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，現代國家興起，又是另一段落了。如此劃分開來，各有起迄，而中國史則是不可分割的。五千年一貫下來，永遠是一部中國史，通體是一部中國史。戰國以後有秦漢，決不能和希臘以後有羅馬相比。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，此即是我上面所描述的歷史之特殊性。但此處當注意者，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，中國史不可分割，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。我們只能說，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，使人易見。中國歷史的變動，卻隱而在內，使人不易覺察。我常說：西洋歷史如一本劇。中國歷史像一首詩，一首長詩。詩之啣接，一句句地連續下去，中間並非沒有變，但詩總是渾涵一氣，和戲劇不同。

三

諸位研究歷史，首當注意變。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，治史所以「明變」。簡言之，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。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。歷史時代之劃分，即劃分在變之上。如果沒有變，便無時代可分。我們當知，並非先有了各個時代，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。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，才照此歷史來劃分各時代。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，乃由歷史中照映出時代。時代不變，便無歷史可寫。如在先史以前，人類存在，不知其幾十萬年。但其間變動少，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，亦無詳細歷史可寫。此非專為我們對這一段歷史之所知少，實

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，人類進步遲緩，故無時代可分。淺言作譬，如一人，只是生老病死，只是溫飽度日，在其人生過程中，無特殊性，無變異性，其人之一生，便亦無歷史可言。

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。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；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；近代史指的是現代國家興起以後。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朝代分，稱之爲斷代史。如先秦史、秦漢史、魏晉南北朝史、隋唐史、宋遼金史、元史、明史、清史等。因此有人說中國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，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。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；朱家做了皇帝就稱明史，此說實甚不然。一個統一王朝之興起，其政府規模可以維持數百年之久，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。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，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，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，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，就中國歷史言，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，並無很大不妥當處。

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，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。秦以下，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面開始，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。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。大體說來，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，而中國漢唐時代，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。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，又且駕而上之。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二千年來一氣稱之爲中國歷史之中古期，不在中間再加劃分。若定要劃分，亦可分做兩期。五代以前爲一期。我們不妨稱五代以前爲中國的中古史，這一段歷史，因離我們比較遠，由我們現代人讀來，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明白。宋以下的歷史，和我們

時代相接近，讀來較易了解。我們也可說，中國的近代史，自宋代即開始了。

如此說來，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。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；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。如此便發生了一問題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，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？但現代史上的中國，卻比西方落後，其原因又何在呢？歷史本不是齊軌並進的，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，何以忽然在前，又忽焉在後？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，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？這裏面便見出有問題，值得我們去研究與解答。

四

其次，我們研究歷史之變，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。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，但這尙是小變。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。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爲一大變。歷史進程，一步步地不斷在變。從此不斷之變中，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向那裏去。正如一個人走路，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去那裏。同樣情形，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，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。固然在歷史進程中，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，甚至於逆轉與倒退。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。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與倒退之中，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。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，卻正表現出歷史之個性。我們學歷史，正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向，看

它在何處變，變向何處去。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要求。我們要把握到此歷史個性，才算知道了歷史，才能來指導歷史，使其更前進。使其前進到更合理的道路。

今試粗略言之：中國史的趨勢，似乎總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。雖然其間也有如戰國、魏晉、南北朝、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。但中國歷史的大趨向，則總是嚮往於團結與融和。西方史則總像易趨於分裂與鬭爭。中國史上有所造反與作亂，但和西方史上所謂革命不同。中國史上也有向外擴展，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征服又不同。此項所謂歷史的大趨勢大動向，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。但經歷了歷史上的長時期演變，自能見出所謂歷史個性，亦可說即是在歷史背後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。剛才已說過，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。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。因此，歷史個性不同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的不同。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，其前途何在，都可從此處去看。這是研究歷史大意義大價值所在。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，就可看出歷史傳統。我此所謂歷史傳統，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內在的一股力量，亦可說是歷史之生命力，或說一種歷史精神。這一股力量或精神，能使歷史在無形中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循其路線而前進。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澱下來的，或僵化而變成的，一些渣滓，此乃依隨着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，卻不當誤看爲歷史傳統。

五

現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意義：如何研究歷史，貴能從異求變，從變見性。從外到內，期有深入的瞭解。我們研究歷史，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：（一）由表及裏，（二）由外而內，（三）由近而遠。

第一種是由上而下，循着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。治史必有一起點，然後明此以達彼。此起點，即是從入之途。我們對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點，然後再由此據點推尋到另一點。例如這講臺上有茶杯，我知道它是茶杯，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。我雖未知此許多是何物，但起碼已知道了彼決不是此。如我們讀左傳，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麼一回事，待我們讀到戰國史時，便見戰國與春秋有不同。此即所謂從異明變。普通自該從古到今，從上而下地順次讀下，但現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，真有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從何說起」之感。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湮代遠，和我們現代太隔別了，似乎不太相干，再來研究它，未免太不切實際。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。

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，就是自下溯上，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。只把握住現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，無論是政治的、社會的、經濟的、學術思想的等等，任何一問題，都可據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，如此尋根究柢地研究，也可明白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，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，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，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。例如聽人談到宋史，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，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，忽然引起興趣，便不妨從此一處起，來作宋史之鑽研。只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，自然會欲罷不能，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後果，而很自然地溯下尋，愈推愈遠。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，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啓示，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，也儘可從此入手。總之，要學歷史，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或某一事或某一人物，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作研究。例如漢武帝、曹操等人物，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。但我們不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個是紅面，一個是黑面就算，要能從容不迫，沉潛深入，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，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裏的研究來。

但如上述第二種，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，實不是最理想的。例如有人提出此問題：「中國何以會有共產黨？」若循此作研究，經過一番推溯，在中華民國以前，中國並無共產黨，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克斯其人。那麼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，中斷了。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，如是的心習，會使你走上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。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，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，平心靜氣，仍從歷史本身通體作研究，如此才能對原有問題得出一結論。我們當知，從研究歷史用心，可以解決問題，若僅從解決問題上用心，卻不一定能瞭解歷史。這等於說，明體可以達用，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。

故此，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，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。首先便是通史，略知通史大體，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。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，再回頭來接着重治通史，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。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，才是可遠可大，才能真明白歷史時代之變，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。

我們更當明白，在同一時代中，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。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。我們若能熟悉於某一時代之橫剖面，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制度、社會形態、經濟情狀、學術大端、人物風尚性格等等，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，如此才算真明白了此時代。切莫一一各自分開，只作爲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。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，又有主從之別。如三國時代，政治變了，社會變了，學術也變了。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究自何處發動開始，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何一項。又如自清代咸同中興以迄今天，一部中國現代史上，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，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希望，以爲中國有希望了。但事實上，卻是每下愈況，愈變愈壞。我們當問：這些變究自何處來？究竟是要變向何處去？爲甚麼總是變不好？我們須在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。此中實是大可研究。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，要人具備大見識，纔能對此問題有解答。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，試問何從妄生揣測，或空下斷語？即此一例，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。治史要能總攬全局，又要能深入機微，初看好像說故事，到家卻

須大見解。

六

如此說來，事若甚難，但我們只須心知其意，仍不妨分途、分期、分題、分類，各就才性所近，各擇方便所宜，乘興量力，只莫以爲自己便是史學正宗，只此一家，別無分出，大家自知自己的限度，也就够了。

中國人向來講史學，常說要有史才史識與史德。

一、史才：貴能分析，又貴能綜合，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。如漢末黃巾之亂，可以從政治的、社會的、經濟的、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，然後能析理造微，達到六通四解，犁然曲當的境界。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，由外面看來，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，或兩件以上的事，要能將之合起來看，能窺見其大源，能看成其爲一事之多面，這種才智即便

是史才。

二、史識：須能見其全、能見其大、能見其遠、能見其深，能見人所不見處。歷史是一全體性的，並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。只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。如一塊石的堅與白，並不能分，只是我們自己看法把它分了。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，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。而且

歷史過程也並非一時期一時期的真可分開割斷的，其實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，無間斷、無停止地在向前。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，自然能見其遠。又要能看出事之隱微處。不單從外面看，須能深入看。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。

三、史德：有了史才和史識，又須有史德。所謂德，也只是一種心智修養。要能不抱偏見，不作武斷，不憑主觀，不求速達。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。

我們如能兼備上述三條件，自可研究歷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。反言之，我們從事研究歷史，正可訓練我們分析和綜合的頭腦，正可增長我們的心智修養，正可提高和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。

七

最後我須指出，研究歷史也隨着時代而不同。時代變了，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。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歷史知識，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不同。我們需要獲得適合於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。古人對歷史誠然有許多研究，但有些我們已用不着。我們需要的，古人未必用心到。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，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，來貢獻於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。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。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，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。有了史記、漢書和三國志等斷代史，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鑑，這是重新撰寫的舊歷史。我們今天又和宋